茅鹿門先生文集

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表

李烈婦墓表

李烈婦韓姓生四歳而孤七歳毋再適與毋絶不復從十七歳而歸大理寺評事李君之子從規越六十日從規病且革其夕遂以自殉經於夾室明日評事君合斂而殯哭之哀京師中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咨嗟涕慕之御史聞其事於　朝天子爲之旌其廬而評事君廼輦二殯歸合葬於

清河縣孫二之原友人袁太史氏誌而銘之矣詳事君復來謁請表于予謹爲題其阡曰明李烈婦之墓而識之碑陰曰予嘗攷劉向所撰次列女傳多列國之風之所不載太史公班掾父子之所不錄按其事往往仁人志士之所難者心竊疑戰國先秦以來文人好事者之旨殆非其素也或又稱古者女氏之教甚嚴師傅保姆詩書圖史琚瑀珩珮盥櫛縰笄靡不詳備故其流風蘊義歷歷如掌而漢以來女教不聞舊矣閒按歷代之史及今天下州郡之志非獨王公鉅人之族爲然往往遐

阸僻壤赴焚投崖抱繙沉河瑰異嶄巖之行邑不絕書焉若此者豈盡由所謂師傳詩書之澤者與而評事君又為予言李婦者始毋他適時僯女方幼孤欲抱持去卒不可因寄食外舅氏及毋來歸候之數歷不相見閱十易歲而始弃毋僅一面當是時婦幼窘草野閒零丁孤苦危亡者屢矣彼何及乎師傳詩書之誅也而卒能以義絕毋如是嗚呼彼之許夫久矣豈非天之獨稟之氣相感而生固有所謂專一而不可化者與予故嘗由李婦之所罹與其所善處者而推之死夫之事易絕毋之

義難死夫於及笄之年易絕毋於孩携之日難昔唐李翺嘗傳高愍女以爲天下聞之爲人父者莫不願以之爲子爲人夫者莫不願以之爲婦予謹廣其指而附書之曰天下爲人父者莫不願其子如李氏之所以處其母爲人夫者莫不願其婦如李氏之所以自處也

胡夫人墓表

嘉靖戊午秋八月夫人病且革時總督胡公軍舟山聞夫人之欲候其還而訣也陽以他兵逼賊壘而再日夜間道走錢塘夫人猶及張目數語而逝

既殮明日衣衰衣襲甲將犒師東渡江于入弔公哭之哀弁携二子匍匐而拜涕下霑襟也號曰悲乎吾夫人之亡也于本儒生起家而　天子一旦賜之璽書令護諸將兵與賊列壘而戰盖是時于既以身殉　國家之亟而不復知有其他于夫人亦習知于所殉者　國家之亟而將不復及其身者夫人則既憂戚而闘于手搏賊王江涇道上斬馘殆數千間及喜心亦持悖者久之未幾又聞他賊從五里亭還遮于所從諸將僉便地散戰敗去于獨留引數卒引弓貫矢外嚮突圍然後出時

予幾不免夫人稍稍則又憂而病悸以閉矣數年
來予一出師則予一戎衣別夫人夫人一爲飲泣
此金將家子房闥故事也及徐海引寇數萬從乍
浦圍桐鄉逼錢塘南駭金陵予收部卒不滿千人
而欲以嘗敵譬之以肉投餓虎耳不得已間關逶
迤曲計餌賊以遲戍兵至而覆之當是時外有强
敵內有讒口夫人固憂予之日且數死而予亦重
念如彼而成功則東南塡以寧如彼而否則身與
妻俱虜顧計　國家事幾間不容髮有不得不然
者已而予俘海以聞讒口煩息而夫人從惚悾中

悖與閑相仍而病益錮矣近王直再至則再囚其他部曲之窟險而島處者自謂假之日月可得當以報　天子顧諸執事之以飛語上撼者日至賴　天子聖明不即加罪然其間禍機已若吹蝟毛而起矣此于夫人所以愈憂則愈悖愈悖則愈閑卒飲懣以死其死也猶枕臥閑以手作揮戈狀奮呼曰殺倭賊殺倭賊如是者三而瞑嗚呼痛哉吾夫人之死吾安得而不重以悲也又稽顙曰夫人故宋丞相章得象之裔也本鉅族少而歸吾吾貧甚勤井臼事舅姑以孝聞及予第進士兩出

爲令一切薪水以下僅穴竇以通以廉謹聞于故少獲内助以有今日然全縉紳先生家閭概中之所數及書者也顧于之始末以兵革而殉　天子夫人之始末亦以兵革而殉于而其飮藥而死也卒以此此于之所以獨痛以悲而君善文於于爲肺腑交幸爲我書之以鑱之於墓而弔其魂也于聞而憐之按兵部尚書張公所别爲夫人墓銘夫人之世系爵里及葬月日已詳誌之矣此皆其細于故不復載而公之所悲則金君臣夫婦之間之大易之所謂從一而終者于特詳次之令他日

慕公勳名忠烈者不必觀之躍馬突陣而即其房闥悲憤之間可以知其慷慨之略不必觀之鼎彝竹帛而即其松楸嗚咽之原可以覘其雞鳴之詮也已夫人之沒三匝月而王直之黨悉敗去事聞於　朝予爲之韻數語以慰夫人曰　夫人之魂兮安在兮維公之功昭日月而不毀兮夫人之魂兮安歸兮維公誓言空寢帷以長待兮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予同年友廣平太守翁公讀古今墓銘恥世之能言者不中古銘法往往多譽以非其實於是倣晉

陶彭澤自爲銘按其所書特系世里與所生及第
進士累官二千石之年次而已而公之所自好與
其所自信及以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聞於身之
後者公皆不以及也病且革予過臨哭其子禹典
手公所自爲銘伏地而慟曰先大夫所自銘而以
屬禹與鑱石而納諸墓者如此然先大夫多高誼
恐不可遽同墓草零落而平生所知厚惟公與方
伯許公爲最深兩公者又皆以文名當世者也顧
許公猶宦粵徼公獨無言紀次先大夫之槩表之
[illegible]阡以爲閭里勸乎予唯唯頃之許方伯亦自

粵來會葬且復携書督予予謹按公所自書可以
無及獨撰次公所不及書而流風蘊義可以待來
世者公名相字輔卿一字長卿家錢塘之鐵冶嶺
下號冶山公之少爲邑弟子也與許方伯爲縉帶
交時許方伯甫弱冠以善屬文聲吳越間公獨引
六經之深相與醞釀而折衷之已而與予同舉進
士省囚書郎署中公時時引故所規納許公者規
納予時海內譽望之士聚京師互相推輓以驟顯
當世公獨矍然衣不勝言不以出口者也然與予
所私相砥礪皆世之所訕以爲迂甚且疾視之者

故予兩人亦遂爲縮帶交於許公無以異也公授虞衡司主事典節慎庫節慎庫者所掌　天子少府水衡之藏而出納之者也歲數百千萬公謹筦鑰以臨之大司空書其最以聞滿秩封父浩如其官及其母安人猶以父母衰且老有他兄弟不得例歸養迺上書乞南曹改南刑部郎中於是迎虞衡公及其母安人以養出則省獄囚治文書入則傴僂問膳視寢恂恂如也諸郎署聞之私擬公近萬石家家行其家長少亦不言而化者未幾以安人喪來歸繼守封公喪服闋再除刑部郎中出

守廣平廣平屬畿以內股肱郡按故事畿以內無
藩臬監司之轄郡二千石出入輒得陳兵幟羽葆
鼓吹導騎士儀衛甚尊寵公獨屏去數單車行縣
所刻已務省約多類此郡故多盜或白晝殺掠吏
民蓋李邦珍遺孽也公擒一二酋帥餘悉下教原
之盜遂平時歲侵河北諸郡饑甚公不及以檄聞
輒開倉賑全活者數萬人頃之御史視郡頗法坐
他郡稍後者公免官頓首請曰民以不饑廣平似
稍稱耶　朝廷責專制相且首罪矣於是諸郡得
無坐而御史呼公爲長者當是時公之治行冠河

北使者所書公之最以聞於　天子者十餘上
會病遽三上疏免官來歸時年五十有四歸輒閉
戶諷老氏書以朝夕雖閭里宴會不赴也家屬郡
縣垣公於郡縣大夫始下車及首歲一傳刺而巳
履跡不以入於其庭也他藩臬諸司來或傳刺入
覘公亦輒引疾不出明日特傳刺以報終不見甚
且藩臬滿秩徙官去猶不聞郡中故二千石某氏
名者嗚呼公之守郎署似直塞侯守二千石似汲
淮陽孝父母友兄弟寡賓客不務聲名似漢獨行
此皆其較然章章者公又務自匿不欲令世之能

言者藻畫其行以銘而予也卒不能不以公所自
信與信於世之賢人君子者書而鑱之於墓之左
者如此嗟乎予與公交言故質生不敢從諛公没
其敢以諛公也乎時嘉靖甲子冬十一月朔日歸
安茅坤謹表

郁處士墓表

雲間郁生承彬抱王廷尉所爲誌其父處士公者
之墓與銘跽伏而號曰公少嘗爲博士弟子員讀
古先六經及百家遺言有聲於學宫會大母黄所
生母陸相繼没未幾大父青城公則又没青城公

舉於鄉然不及祿故門第多孱弱公纍然起弱冠內拊少弟及女弟外以拓門戸稍稍得無至中廢而於少所讀書亦輒鄣置不及一第迺罷去然事父母獨孝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父間及見其所事大父之亾於其遺婢猶終身母將之母間也孤不及見其所以事大母間及見其於大母之伯兄猶歲時伏臘問遺不絕也於所生母之父及其媼並除舍而衣食之於其妹之嫁也孀而蚤喪公守視其含拊其孤又及其娶與嫁也嗟乎公之內行篤厚固如此性固喜施於固所散子母錢以權里

族有無者或負之母責也負者急或以再請公輒傾橐中貯以贍之雖不給不厭也以故晚年家業日以落然獨好飲郡中賓客數過之公數爲投壺雅歌樗蒱六博相追歡橐中錢盡夜半猶解衣貰之客數醉自投轄或竟忘去也里黨共呼公爲達然公尋亦以酒發病一日沒矣時萬曆丙子秋八月朔享年僅四十有一孤方挾策試南都病不及侍醫藥沒不及憑棺殮計聞之日幾欲斷絕而所以少綿殘喘以至於今者痛母之孀無以養弟之幼無以拊公之手孤而教未繇竊一命以報之九

原故也嗟乎王廷尉公所爲題其墓而賜之銘業已拊衣冠卜藏之矣異日子孫過墓宮伏謁焉竊恐先德露零無以爲來者鏡也得無爲我表而識之如古南陽之阡可乎予聞其言矜其志不能不泫然累欷也於是次其言揭而書之曰是爲郁處士之墓處士雖不及奮身日月之際然鏡志持行不詭俗不毀諾散財樂施意豁如也其沒也以酒豈古之王無功者流逃於醉鄉者乎予睹其子彬多儁材善屬文處士之食報於後者遠矣初名灝卿尋去卿已而又復爲灝卿字遂叔再字景仲別

號企齋子其他世系所自已詳廷尉誌中故不及

陳雨泉先生墓表

嗚呼若予友陳雨泉先生者其殆古之遊方之外者歟或謂先生繇明經舉進士歷官尚書郎而督學而屯田而監兵而參政而按察而布政使始致其仕以歸而予之表其墓於陽山之麓也當按故官爵以書而不當第揭而書之曰雨泉先生嗟乎予竊疑公涖官似漢循吏甘貧似獨行其他所澹宕而夷曠似方朔似元亮及數棄官爵以去則又稍稍似梅福似兩龔不矯名不遠俗不令人喜亦

不令人嫉其中固不得而枚指者方公之以工部郎而榷木荆州也稅不登故額尚書令廉之不敢讓其守湖南也故二千石私以骫法陷無辜者衆公盡原之　天子嘗詔雲南輸黃金萬入供少府公持便宜半令雲南府而半以錯課他官司民不告病而金亦辦公故貧其由監兵入衛駐白羊堡也有司或按故事槖美金以獻公怒而出之已而再過蜀蜀之諸生及故吏或走數百里外餽遺公公匼郤不以受署蜀藩乂之凭庫者閒以例告美金累萬公笑曰若知美美爲故時例抑不知不以

美爲故吾例也蜀人至今誦之及解官歸伯兄累二十年來諸按節使所餽若干金歸於公公又謝不受歲時伏臘或不辦公亦無愠色故廬僅一椽大于斗榜之曰巳寬往往主賓相嚮意豁如也族中諸昆弟貧則又解橐中裝百餘金半以瓜分諸子而半以給諸昆弟此皆世所難能者方督學時公試諸生糊名按甲乙以授諸州縣不以啓一時高才生後先鱗次題名中朝矣或以書贄謁公公又謝曰嚮者吾第知文不知君今者君知我矣我又不識爲君何也王廷尉領西曹時嘗過公舍公

留飲久之供具不以出公顧問童子童子曰釜且爍矣復問瓿中酒幾何童子又曰請君衣過市貰之廷尉迺大笑兩相過隣舍郎以飲而別公之澹宕多類此其解綬來歸也里中豪慕之椎牛饗公公時時謝病不以赴問過所從故舊或浮屠氏黃冠者流公又時時對席便坐脫巾漉酒淋漓宴酣相莫逆公故好奕奕不登品好飲飲僅一二升然命之觴輒觴投之奕輒奕及醉且敗公亦自爲顧影相笑人人盡懽不以問公於詩文隨興所落不爲古調亦不爲俗韻於書法爲最工小楷篆隸出

入晉唐其他行草及方尺以上豐媚綽約有鶯鴻游鵠之態人士或請之公既醉輒裂縑而書不以拒公不設谿塹多易與及按其立朝仗節則又斬斬不可犯嘗以河南臬副使臺叅御史也御史驕甚公耻隨他寮貳抱檄庭趨獨濡遲不爲趨已而中肅繫觧公又奮袖前結御史銜公甚且以危言諷之公亦嘿然不以應已而御史以公違限論報公遂飄然上書自爲免官去　穆宗皇帝御極

詔召故從　先帝遊者還中朝行且柄用公矣

公又以布政從蜀拂衣以歸嗟乎公之生平類若

彼而中之凝峻又若此獨使與漢之循吏獨行及方朔元亮梅生兩龔而下共公分籌較之材各天授其同不同不可知苟自其中之涅而不緇圓而不滯者論之則其孰雄孰雌孰短孰長又安在其爲古與今邪善乎閣學申公銘公墓曰不惠不夷九原可師而公之自謂亦曰吾生平有二長吾性雖剛而無忮忌於人不爲睚眦一也性澹泊無他嗜好二也然亦有四短憚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而止三也不爲謟佞四也聞者頷之以爲實錄予甞按國史故御史陳公祚於公爲高大父當其直

諫　文皇與　宣廟時死且什九猶侃侃不
已蓋古之司直也然則公所從來者遠矣公名鑾
字子彝嘉靖戊戌進士於予爲同年予故知公爲
最深公累官至方伯然數以棄去非其所自將也
予故別稱之曰兩泉先生云其他世系及子若孫
以下僉見家乘及誌中予故不及萬曆辛巳秋八
月望日茅坤撰

處士竹崖顧公幷丘孺人合葬墓表

竹崖顧公某以孝弟力田起家而丘孺人佐之又
能以稽珥闈帷之懿聞於鄉者其子富川令震生

而聰穎絶倫年十三善屬文予南溪府君以女弟妻之而命坤共師事唐一菴先生予兩人出入食寢必與俱數以道義文章相追琢爲兄弟交予故於富川令時時耳熟竹崖公方大父怡竹公沒家且落矣公獨帥僮僕奮田畝家稍稍起而公之兄弟五公所筦鑰內外賦役婚喪若一家然予閒過之古姜肱不過也其尤卓犖者伯兄松崖公嘗犯法御史臺適遘疾公輒因服代兄入杖御史庭出幾斃當是時諸兄弟共涕洟而危之然公不以悔亦終其身無幾微見顏色其他孝友類如此又於

富川令耳熟丘孺人孺人少孤而育於仲父東淵公巳而歸竹崖公公以身仟陌於外而孺人以身井臼於內其所孝養舅姑弃拊諸叔及妯娌娣姒蓋順而慈惠者也而予女弟亦時時口晝孺人於富川無異也病且沒里之老少男婦挂紙錢而哭之者塡路也嗟乎公與孺人之質行而仁者如此天所以孕其子若孫鸞鶩翔而鵠峙者詵詵若林也與聞按公家乘宋熈寧間龍圖閣學士臨三傳而爲逸初公隱元隱元於南渡時始卜築歸安之韶林村故邑中稱韶林顧氏爲著族五傳而宿松簿

煒祠名宦又三傳而原愷時元末多羣盜能團練
社兵以卻寇未幾

高皇帝例籍富民入京師
四十五年始及來歸原愷生彥璋彥璋生廷輝廷
輝生璇璇生佐是爲怡竹公怡竹公出贅姚知縣
家故今又改稱爲姚莊顧氏公之子二長郎富川
令仲早殀女一適山西布政司理問沈玠孫男五
孫女四其曰爾行任陝西道監察御史曰爾志太
學生曰爾德并其女適曹景行則金于女弟所出
也其曰爾力邑庠生曰爾功并其女適胡某許聘
吳某則繼娶沈所出而最少女許聘沈某則又施

所出也曾孫男三曰堯京邑庠生曰舜京曰湯京
曾孫女一於乎龍圖沒且二百餘年而爲宿松簿
簿又沒且三百年而富川令始復以儒業顯令爾
行且爲名御史矣而爾志曁堯京輩並雋材翩翩
未艾也丘孺人先竹崖公沒葬于北沈圩之原越
二十四年而萬曆辛巳十二月某日富川令奉竹
崖公柩而合葬焉御史君自京携書來屬予表於
其墓故爲之詮次其略使歸而鑱之石者如此

明高處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萬曆庚辰十月十有四日松里馬先生沒又二年

其子太學生應華卜附葬於先世平章公墓阡之麓而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張公誌而銘之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今督府張公復從而碑之而公之世系及舉進士由翰林庶吉士出爲名御史佩

天子璽書清戎山東再則按貢順廣大又再則督學畿以內一切革班匠請蠲度減額征隄河流蒐虜姦銷礦冦正文體端士習崇經術宦節所禦不媿古之名臣碩卿其他事父母孝與弟弟虞悉嘗訓之庶撰循內外姻黨以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不媿古鄉先生大略兩公已盡一鑴次

之矣而又以予吏大名時公謬謂予可緩急國家而以之首疏　肅皇帝蓋相知之最深者屬予表於其阡嗟乎方予之被讒去大名蓋由執政所嫉公不勝憤懣引給事中楊君允繩數輩伏爭閣下不能得共爲累欷飲泣以退已而公之繇南通政外謫邦亦由疏劾分宜肘腋姻分宜特銜之不置語不云乎同誼相滲同患相䘏賈誼之適長沙也猶爲賦書以吊湘纍而予獨能無情乎哉當公外謫時繇太僕歷南京通政已四三載按故事不當坐臺臣考察例且其時年僅四十耳中外百職

事無不人人裂眦而嗚咽者分宜公罷相華亭公入公卽華亭督學時所錄高才生華亭公去而江陵公及高文端公相繼相江陵於公爲同年交文端又於公爲同舍生以其女妻公之子應華而公亦以女妻文端公之子相連姻又未幾少保張公爲吏部而石太僕公星鄭司馬公洛賈中丞公元張京兆公學顏後先鱗次朝廷閒僉公帷中顏閔也假令當是時公以世所共爲憤咽者折一東通之當卽還朝請朝夕冀柄用公獨耻世俗所沉酣不欲滓淟泂涊以奔走之絕與世不相聞數共山

人沈仕李奎千户施經及鄉大夫高光州晃沈鬱林詔陳中丞洪濛沈太常淮趙溧陽應元陳鶴慶師携榼湖山間爲社遊分曹賦詩相倡和不以寒暑風雨間已而予過西湖則又移書招之予亦共諸君子宴酣淋漓相爲悲歌慨慷其間客或語及予爾人曩所爲執政者兩相睚眦處公輒目攝仰天浮白醉之不容喙公所爲詩多蕭瑟飄宕之音其調之工與否不暇計而其泠然自適處則萬物所不能訾警者嗟乎非古所謂倜儻夷曠之士乎哉予於是表之曰明高士松里馬先生之墓而其官

爵不以書蓋以公脫去聲名之韁也舊矣今百年之下學士大夫過公墓而瞻謁者當必爲之爽然自失無煩漢賈生所貽書以弔也

勅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質齋王公幷徐孺人

合葬墓表

嗚呼西隴之原望之欝然松楸其間者蓋　勅封兵部武庫主事質齋王公所卜而手封其配徐孺人之藏者也又十二年萬曆丁丑武庫公没其子永州太守倅起封合葬又八年而太守録廬州徙爲山東按察司副使移書屬予表其墓先是隆慶

巳巳南粤曾一本猝起海上　穆皇帝詔司馬
劉公壽出塡之令公推擇尚書郎夙負材望者以
自副公徧推擇諸尚書郎無如武庫君疏請與俱
予故奇君嘗過候君不遇遇其父質齋公氅衣布
冠躧履前迎載酒飲予於鴈湖之上檻以外煙波
萬頃公築室而俯之左圖右史嘉樹名花爛然繡
錯與鳧鴨鵁鶄荷芰渺茫相掩映或謂輞川不過
也間與之口畫當世公爲膝席而譚沛然懸河之
注一一中名實也予故併奇公於公父子間遂爲
縉帶交當是時武庫君特憐公髮且皓不能無濡

恐婉變之色公獨趣槖裝且出詩五章及所爲書數百言視予大較並蒐乘選將虞險料敵之旨且賈勇武庫君而以震盪戎行者也已而粤州郡兒次第縛司馬劉公露布以聞中外士共嘉武庫君多帷畫且以併推公焉嗟乎抑亦奇矣雅聞公少稱高才生以善文章名州郡間竟不及掇一第以自顯出所抱鉛槧之遺口授武庫君君遒第而公與孺人拜　天子璽書之封如制武庫君卒席公所教以顯功名於時世之縉紳大較覽睹海不敢不本之河矣按狀公名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事

父孝與兄弟弟其脫身出館徐孺人家也一切故
業僉以遺伯兄其而姻黨以下孤且寡者公攝之
閭里之流亡不支及鬭且訟者公往往濡沫而批
解之公與孺人少以貧犖犖然色將內外父與毋
巳而褒封或及分祿矣然終其身飯脫粟衣大練
衣蕭然如故書生時足不蹈城市郡二千石數禮
聘而賓飲之於學官公亦輒辭避不出獨與里中
善詩歌者爲社遊鴈湖上因自呼曰鴈湖釣叟間
嘗揭其廬曰救廬庇風雨居之自安薄田膳饘粥
用之不盡茲固公所自好也遠近聞之稱爲實錄

於此抑可覘公澹宕之槩於漢陳太丘郭有道無相遠巳假令古昔盛王之世公故當以鄉三物而賓興之即漢以下猶或如州郡所歲舉孝悌明經及他篤行者以聞然皆不以及而僅及以其子之顯也爵而列之而不得以尺寸聲施惜哉雖然其生也如古鄉先生其没也固當祀之社而蘋蘩不廢予故謹表之以爲閭里勸

周節婦墓表

周節婦者予友縣學生周于德之母也按陳參政公誌母朱氏生而頴儁不羣通孝經列女傳大旨

年十八而歸周君鵬越二年而鵬疾割股以進卒
不起所遺孫中孤僅百二十日耳而毋誓不他抱
其孤日夜慟已失意於翁携其孤脫身走外家以
刺繡簪珥與孤相提携越十六年而孤稍立始及
來歸明年翁病且沒毋復先諸伯叔傾橐中所故
貯者之遺以舍孫之內則綱紀其家之頽且落外
則悠孤出從名輩遊尋且爲高才生當是時周之
門戶既寢衛獲無廢而其孤則又稍稍善文章間
從予遊痛毋遺行不及詳誌中往往爲予口畫毋
之始携孫歸外家也由大父起田里以毋甚少孤

始生又羸且弱當不及長而毋所擁嫁貲殆千金
並囊括之而毋之歸外家益脫身走耳外家不能
堪稍欲訟之有司毋指孤而曰但獲兒稍長天之
賜我未亡人也多矣何忍以區區橐中裝與翁相
鬩爲籍令囚服而庭辯汚我未亡人與若等吾當挈
孤與俱溺耳當是時毋不獨完于大父抑且完外
大父家外大父以壯無子所置姬貳相睚眦毋從
中緩頰而色將之故外大父一切籍于毋勝諸子
甚矣毋之賢不一非女史彤管所能書也君得無
挈參政公所巳載者併參政公所不及盡而稍遺

者於以表之墓阡以爲閭里勸可乎予聞之泫然曰毋故多瑰瑋卓犖之懿然爲人子而不忍遺之若櫛髮編貝然殆傳所稱無忘其親者巳予以私扣之於其少叉司訓公鴻亦曰唯唯於是次第其言書而鑱之石

陝西左布政使白野朱公墓表

予友人蔡司馬之守衡州也聚諸生八十餘人講業石鼓書院予適吏南粤過之司馬公觴予於其堂且手指朱公炳如而曰玆生也衡之雋也手其文而讀之翩翩乎經術之深而上下古今者巳可

馬公復曰晝公事父毋孝與弟悌其守父竹亭先生之家學而以道自亢殆庶幾乎古之篤行者又曰兹生貧故教授衡州諸生圖書四壁立前太守及他佐貳禮爲上客或假關說他事而饒之金以爲助公謝不受當是時公未第而以學行名楚之南服久矣予頗奇之已而公舉進士授行人及繇御史按鹺淮南司馬公歸若上其予指次當世奇士輒首指公時國家南困倭北困虜費且不支公迺首括淮南諸州郡所籍贖鍰三萬金而羨金牒漕司以轉邊餉中外異之受代而去僅圖籍數卷

與故時衣服一簏而已州郡吏無不色嗟而太息者已而出廵粤右粤乎故所提戈處也粤之人時時過乎口次公之按節所嚮督文武吏士措藩封平刑獄及他經畧諸山砦撫勦事宜盆中劈畫未幾公抗疏劾副將及監司諸不法且倂忤新鄭於是出公守泉州矣欣然携一蒼頭單騎過泉州特列一榻於郡之堂與蒼頭共臥起蕭然若禪僧也封以內吏民及縉紳先生過之無不人人推誠務爲僨安而亦人人無不推誠相翊戴如父子骨肉也其約束寮貳及諸屬縣吏才者嘉之不能者矜

而督師之間有一才令與郡丞相齟齬甚且互為飛語訐之當路當路兩撼之公入以解於當路出以欷歔流涕而款丞與令兩人卒坐釋猜尋補尚書郎為顯游公於簿書暇所注心者躬為諸生讐經校藝大略採蔡衡州所下石鼓書院科條泉故有舊河通城中如八卦畫而圜學宮稍稍淤且盡公迺躬操畚鍤以濬之河既通而明年庚午所録而升之禮部者五十八人首解額者二人蓋海以內異述也占者指為河工大衍之兆云適新鄭再相而公又以舊憾徙兩浙都運矣尋轉叅知部嘉

湖明年入覲吏部所上公考爲天下治行第一
天子賜尚方食及寶鏹如例改按察使又徙河南
右布政使復晉陜西左轄所當藩封祿米及諸邊
兵餉困甚公內廓氷蘗外謹筦鑰以節縮於其間
陜之吏民無不人人願公節鉞陜而公坐不附江
陵輒以老罷矣嗟乎若公者予故嘗於其按察予
浙也間爲文論次嘗於國家爲蓮臣其所躬涖羔
羊素絲之風與典刑著察之望當與王公翺魏公
驥等然輒以不附執政遄遭以廢所最異者江陵
秉軸以來楚之士大都鱗次鴈翔得志聲施而公

以楚之最迺獨勸遊偃蹇以歿然江陵沒而嚮所憑寵靈藉威奕者于今譏議訛訛未已也公獨以完名高誼領袖儒林照耀江漢豈非天故齊公於其彼而卒豐公于其此也與按公之家行所匍匐服喪不踰外戶事繼母如所生母撫弟之子如所生子衣食姑以終其身而殮且葬他所分俸以賑族屬朋友及世系以下大都已攄見曾大史誌中公病且革目左右曰吁辭吾母矣後十日夫人當從吾遊已而如期夫人相繼沒豈公生抱正直沒且神而靈邪予特次其出處本末揭而書之瀕于

浦之阡於以風勵末俗云

王孺人墓表

錢塘黃生汝亨少負奇於縉兒爲昆弟交而其母王孺人以萬曆丙戌九月三十日病卒卜以明年某月日殯之先世之墓宫千里走使移書縉乞予表於其阡予適病未能往過練水者三日聞生晝夜擗踊哭絕者數矣其父鶴洲先生綴之得無死已而再過生之服喪小祥矣猶不茹葷不啜漿與內歔欷嗚咽若始之屋號然且伏地而泣曰母少而穎外大父古塘公愛之與他女顧嘗與大父逸

山公善文聞予父鶴洲先生髫而善文章也聽妾翕焉當是時兩家並厚貯累千金會外大父亟故人難坐法没所遺外大母濩落於是母氏旣葬外大父迎外大母以歸而大父之貲尋亦廢家復火及海上烽猝至而大父六子各鳥舉而徙不復顧予父鶴洲公以儒生教授里中然不解治生母既擁外大母若綴旒然而上事翁與姑第壁立一切井臼並蘇母氏所獨爲織紝洴澼以色養其間母所進之堂上者僅僅脱粟飯而予母獨帷覆而糠覈耳里中婦或譏之大父大母聞之而得其狀

泣且罵曰人言不可信如此久之大母病母且刲
股雜之糜以進卒不起未幾大父病復篤母隨侍
湯藥大父或令避則側身屏障間其所助于父肘
而溺肘而粥且藥餌者不離旦暮也大父復不起
母助父喪且葬之如禮已而外大母又病歿母復
歸其喪而合葬之古塘公兆云先是伯兄汝高頗
雋秀于父教授他州里而母氏躬爲手詩書督教
之補博士弟子員有聲矣患咯血繼大父歿而不
孝汝亨亦稍稍成童母氏復移所以督教伯兄者
而督教之母氏孝謹柔和甘苦茹淡午不炊寒不

授衣者垂四十年內以色將翁與姑外以督課兩子人且謂或於亨乎食其報也顧亨四試於鄉並擯去母且偃然逝矣予所不即從母氏於九原煢煢以至于今者第以父在也嗟乎竊痛母氏之賢上之不能附古者后王卿大夫家關雎樛木之謳下之不獲赴焚殉縉之阨而區區終身勤苦盡婦道閑母儀殆亦彰彰然庶幾雞鳴之詠也已予大夫得無爲我表之墓阡以待來世已乎予悲母氏又悲生所抱蓼莪之痛益於予有同悲也故撮其言而指次之者如此而系之以辭而賛曰母之生

不辰兮纍纍然徧歷縣度與羊腸毋之履純而篤兮硜硜然髮櫛與弦張歸黃壤兮白日光仲也抱策而登朝兮聲四方福其駢至兮祿永昌勒之墓原兮奕世無疆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陽川公墓表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公没其孫嘉慶卜以萬曆丁亥冬十一月二日葬之化龍橋之南少司寇楚侗耿公嘗持節督學南畿時按公之令績溪者最江以南疏之朝間乞耿公銘其墓矣而又以予於公爲同年知且厚復屬予表於其阡嗟乎公之

持巳立朝大較金以古之道自抗而不狥流俗者
孚中古銘法予何敢辭按狀公諱蘭字文芳號古
村古村者即公先世所起家處也巳而別號陽川
公生而疎眉白皙頎然露頭角大父槐隱公昂奇
之謂其父見槐公玫曰吾家世絫德厚然未有顯
者茲兒行且亢吾宗矣年九歲遣從里中高才生
吳默泉公遊習毛詩通大肯年十三補邑弟子員
年二十三而舉浙江鄉試當是時予兩人同庚生
又同以好古文辭相縮帶交蓋斐然願附古傳記
所樹名業當世者相砥礪也巳而予第進士公數

抱業試南宮擯不以與時吳默泉公已入爲吏部
尚書且憐公才而欲私之以高選也公謝不從明
年復入試卒不第而默泉公且罷吏部來歸矣公
於是始謁選授績溪令績溪者歙之巖邑也其地
瘠呰而凋瘵且嚚訟公裒然以經術飾吏治持大
體不務苛察其所剗刻利弊與民勿當省供張革
鋪役均里甲裁夫調一切鹽戶火耗毛瑣處令之
才吏從繩墨簿書間所以聲名相高者公固已畫
一爲之而他如約文法省詞訟招流亡興學校飭
朱考亭蘇文定公兩書院以風厲諸生甚且貧者

而不能婚公割俸以娶之又從而籍藥師廢寺之
田以廩食之令之俗吏所於繩墨簿書外不暇且
能者公又引古循良之旨條次而枚舉之甚且他
州郡士大夫之乘軺車而過者公所爲飭廚傳厚
贈遺並從家之委輸官廨者津給之不以煩邑入
故縣之人歌之曰止飲一水而故以歲侵而轉從
他州郡者並携釜甑來歸且數千人也當是時公
之治行冠南州故諸按節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
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上然耿司寇所書爲最
其言曰連姻政府獨甘恬退蓋聞公之始謁選時

耻不受故吏部所私署而蘄然自立者如此已而
公被内召以去邑之吏民泣而遮送者若萬人然
其選也卒不以臺省而改南京刑部主事或訝之
予竊惟公始謁選却吏部故出而令績溪然則令
之繇績溪内召又焉得移其所以故却吏部者而
之臺省也已而公之入爲南刑部也又鏗然有聲
郎署間公從令績溪已封其父見樾公與母暨配
如例未幾見樾公病脾公即抱牒乞終養尚書謝
公三晉之公嗚咽涕洟投綬不視事疏聞獲　俞
旨以歸歸侍封君湯藥晝不甘食夜不解帶者匝

三月而封君没時公年已六十高矣哀毀過禮不
飲酒不食肉臥苫廬墓與少喪母夫人同嗚呼孝
矣當其令績溪其所獨抗古之道卓犖瑰異而世
所不可幾及者三其一嘗以邑旱災公自列罪狀
十餘條而草屩徒跣徧以禱於境內山川之神晝
曝露宿者久之民爲流涕已而天輒大雨爲有年
噫兹卽古者身爲犧牲之遺也礦盜稱亂者數千
人婺源且陷矣而績溪故無城公提卒不滿百泣
帥父子手耰鉏待之境上盜相戒曰吾屬無犯郁
令君盜且去而公繕城塹池縣之吏民建子來亭

以歌之噫茲固古者暴虎渡河之遺也其一故督
府胡公宗憲之捍海寇也小大血戰者數年功最
高執政者忌之嗾言官飛章上變且逮繫公
世廟特察其冤而釋之來歸矣又出私人何東序
者領歙州羅織沒其家公獨奮然以身覆之願上
印綬去以明胡公之無他始及末減人有言胡少
保以一人障東南數十州郡而郁績溪以一人為
東南數十州郡謝少保噫茲與漢貫高之明趙王
唐張說之證魏元忠又何以異也嗟乎公之倜儻
大略若此殆與日月爭光矣嘉慶所櫛公之行若

髮及他嫡締于不及盡書而獨條其大者如左以
揭之墓原之上公之始病也有一異鳥銜竹枝八
節有半曳其庭以去占者謂不祥然漫不省已而
公臥痠者竟越八載有半而没于甞讀賈之賦鵩
也採其語而韻之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其去口不
能言兮爰銜竹以示其故八節有半兮蓍定爾數
公類有道兮神明爲之呵護乘箕尾而還造化兮
羽靈爲之先露叶天之弔異人兮特知來而如睹
馬鬣之封而樹青葱兮茲所謂南京刑部尚書郎
郁公之墓

廣東按察使司副使少崖許公墓表

予嘗由西湖步楓篁嶺東望白雲冉冉起封中佳氣鬱葱其爲馬鬛之阡則又深藏而蘊以豐隆客日茲固按察許少崖公所自爲墓宮而以之待百年者也明年己丑夏四月十六日公病沒其子三德卜以八月二十一日葬而太子少保張公銘其墓以予於公少共爲束髮交及予罷官適公亦移病免官來歸一過西湖輒爲一社遊而予嘗爲公記翠微園公携壺以遊未嘗不捫碑哦而解頤以舞也於是復請予表其墓按公舉進士歷宦遊者

垂三十年其才諝所嚮譬則青萍之劒頴鍔逼人而坎壈數奇位僅中大夫祿特二千石而世之所爲欷歔太息者有三其始繇尚書郎出榷蕪湖則譏莞鑰監蘆州則繩勲貴而按頡上也海夷内訌公且以身撼之矣未幾以讒貶爲沔陽州同知徙判岳州府擢荊州府同知蜀寇黄中張甚公入施州度險隘審嚮導募死士料芻餉寇且隨以殄中朝方議賞而他按節使者則又以前任許姓者不法事誤移公公不復辯棄官歸朝中冤之補德安尋擢爲常州府太守常故稱江以南雄郡然狡黠

頗難治公抑稍稍倣古循吏其所督帥諸州縣屬
吏一切戶口賦役賓興祀典郵傳存卹鋤奸屏盜
及他舞文者公並釐革不以遺大較聲名頗近張
敞翟方進韙顧按節使間以鬼蜮公併欲媒蘖一
彊項令公輒抗聲直之聲名愈以起猶移柳州柳
稱粵西南絕徼去京師萬里公不敢夷其民又移
故所治常州者治之其所課農桑與學校飭吏胥
熄枹鼓彬彬然唐柳柳州風概矣又適洞蠻嘯山
谷公又移所故蒐治蜀寇者蒐治之斬馘無算尋
復移公守梧州已而征羅旁公以功晉廣東海道

副使矣當是時公數犯鯨波披颶風幾蹈不測故亦勸遊輒上書乞骸骨歸歸而共馬通政某沈太僕某暨予輩往來西湖爲社吟嗟乎予按公生平宦遊僉以材指闊然數以非望窘非坐流訕則他坐傾覆故輒跡遍天下半以奔走猥瑣靡雜之吏半以出没瘴癘魚龍之宮而縉紳大夫所共爲搤腕不平發憤遷者衆然公之勁節高蹈茹甘飲荼抑未嘗不岈然在眉睫隱然指次也督府銅梁張公顏其堂曰清風高節士人以爲實錄云予特爲表於其阡其他褒封父母及子若孫某某葬婚娶

之詳並載誌與年譜中故不及

江西叅政余見齋公墓表

余見齋公繇侍御時以中子卜婚予姪舉人一桂女稍及共公往來西湖上間或縢席剖畫古今與廢得失殆才諝曠達之士也按公嘉靖乙丑舉進士時新鄭少傅高公以宮詹典試事覽公文奇之及窺公疎眉白晳神若秋水益喜頃之授廬州府推官不苛不縱所上囚書聲籍甚擢刑部主事已而新鄭公以閣臣署吏部尚書所不次引擢天下豪儁之士數十人而公繇刑部主事改監察御史

出按薊遼甫持節塞上經磐山嶺虜千騎猝犯公叅擁傳口授所從護諸將士賈勇奮擊斬馘若干級虜輒氣沮遁去事聞於朝　天子大悅詔褒才畧可用令吏部紀錄而少師江陵張亦雅慕公且欲以所私檄公按湖廣也公嘿不應改按順天輦轂閒𨵿中貴戚畹相盤錯公稍稍引繩批根按法爬搔之甚且以惠文冠彈劾之境內肅然尋出爲湖廣按察司副使廵荆南郢襄時江陵以葬父請之　朝　天子寵師傅而遣中官給羽林兵爲之前護張甚公僅從郭門外側謁而已或謂江

陵衛之巳而以江西叅政入　覲坐乘傳奪三級
以歸歸而服毋喪未幾江陵卒從昔堤閒別補江
西僉事復丁父憂丁亥服除補河南僉事朝議共
謂公以內臺宿舊而左遷非其罪者也黄河且決
齧漂田廬　上聞震悼公於是持節往來捍救
又適　潞藩出封河且故決齧處津轄其閒公於
是躬操畚鍤為士卒先晝夜轉芻輦石依古埽法
久之堤稍稍就築而病遂疲繭特甚公猶從帷臥
中勉爲馳傳拊循疫氣流行死者枕道上公欷歔
嗚咽力疾勤民俄亦竟沒屬纊之日所遺者圖書

數篋而已行道之人共流涕而興嗟之詔聞　天
子採有司言詔復原官給公祭治葬祭法曰以
死勤事則祀之按公之死較然以死勤國家者也
使節所嚮得無尸祝之以慰遠近吏民之思乎或
謂公官不當其材位不稱其志而壽抑不副其算
而乎獨以其生也無負國家其沒也有令名可無
憾也巳公名希周字思兼生於嘉靖丙申十二月
三日卒於萬曆戊子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三
公以御史封父母暨配金氏俱如制子男三人長
士懷次士恒蚤殀次士博[illegible]明年博卜以十

二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屬予姪來乞表于其墓銘曰豸爾冠豸爾衣生爲執法兮沒爲神祇塟之名山兮虎之嘯而猿之啼千秋百世兮女蘿虬松其無摧予也銘之墓兮系來思

勑封徐孺人墓表

祁門令祝公以圖者海昌參政公某司馬公某以來世詩書甲第而以宦遊顯者也令錄萬曆巳丑進士綰綬過祁門祁門號巖邑獨以材猶稱赫然有聲予頗嚮往丙申春正月忽遣二子曰守箴曰守範衰服而過草堂號跣而且貽之以書曰甚矣

予之所籍亡妻孺人者之内助而稍稍與郡之吏民相吐哺也乙未奏計後携之從官舍僅六浹旬而病亡其亡也予又適以事入郡而不及面訣也嗟乎予痛諸生時惟讀先世家藏書不治生孺人少而笄且歸事予毋太孺人以孝聞下且依之爲家督一切内外錢貨注記暨綺繒米穀之出入輒浮故時什之五郎如鄉黨賔客祭祀蒸嘗金錢孺人日夜洴澼洸以繕不以挂予懷縱予從鄉之豪儁之士遊習誦六籍百家言抑及竊稱嵩才生累科第以至于今也然又能躬澹泊少從父茶陵公

宦邸時歷永襄茶陵公故嘗色喜且歎其異時必
以永襄從若郎也于攜之入郡又能移前所從茶
陵公者澹泊相砥礪躬爲拮据績紡以給于貧于
之宦舍若懸罄然而孺人抑未嘗不自得也郡之
賦若訟最黠且繁孺人數雞鳴求衣促于起秉燭
治文書間於刑罰細大及按法鋤豪右懾姦宄孺
人又未嘗不以古循吏之指相繩切也嗟乎孺人
特簪珥環珮間然其以道義相追琢謂之忠告之
友可也今于僅以秩計蒙　天子賜之璽書獲
贈于父封母太孺人併孺人孺人年僅四十一而

天遽隕折之嗟乎豈老氏所云直木先伐甘泉先竭而蘭蕙輒蚤凋也乎予携祁門時所生守仁弟守筌年最少不能不抱痛裂腸以泣而竊聞子大夫善文章其於世之縉紳大夫所請墓碣碑銘不以靳兹令伯子箴仲子範携孺人之柩以歸卜以某月某日葬之某阡倘及採予所私爲嗚咽絫欷之旨稍及表之墓原予孺人抑獲附古者彤管所載而日月俱遠也予不能辭謹於祁門公所移書而撮其大指㝔而表之者如此百世之下其子若孫暨閭里之過謁墓宮當必有潸然出涕而景行

無忘者已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嗚呼哀哉黃鵠其橫凌風之志矣何其毀翮於初舉騏驥其負千里之蹈矣奚為絕軌於啓路耶山川之猶是嗟人物之已非徒令志士望風而懷傷知己顧影而却步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初以聯籍金閨入對　闕庭誦子之文藻若霧層搆若雲繪之郎色觸之成聲彬彬乎爭出人士前矣及退

而論襟貢王諧好管鮑則又握手出肝膈傾蓋若宿昔惠儀蘭馨皎益珪質游神於八極之外沉志於九淵之域蓋將亢之莫昂深而匪測有不可以尺度求之者矣謂子潤色王路軒視當世可也嗚呼而今安在哉曩嘗謂忠賢宄戮志士殀死益悲國之不祥天之爽命其適均也繇今思之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季路以結纓死屈原以江潭死雖脂潤夫野草而名則垂乎竹帛膚塡夫溪壑而懿則托於金石百世之下猶令聞而知之者或按牘而起嘆或睇碑而興歌流風遺味至今不衰至於哲

士不祿捐軀淵谷卽長已矣誰復云何葢以古之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述不同均之遐曁不替而後長志可俟焉苟歲月之無何與蜉蝣而速化則雖行若伯夷畧葢夷吾著作之區嘘納相如未究厥施固與草莽者等耳譬之棐欲吐而霜已折音欲奏而絃已絕春華寂零韶節暗逝彼又焉能結遐悲于異代而酬知巳於沒世哉嗚呼吁嗟林子此之謂矣昔者烟眉吐氣於雲漢之表而今則摧於七尺之木昔者緗思騖精於墳典之上而今則瑩乎中壘之土殆日月之俱

流與草木而齊腐能不悲哉能不悲哉靈輀晨啓白驥宵鳴返爾故國閟爾佳城孰爲冠裳孰爲音聲修詞命奠潸如涕零哀哉尚饗

祭楊邃菴相公文 代丁滄源作

嗚呼古有大臣入相出將入則坐廟堂佐天子進退百官機制政治利害得失出則提枹鼓而前與將帥分甘苦其生也國尊民庇其殁也天子倚宁而思四海之樵兒牧豎以及郊壘之衆無不偶語野泣慷慨悲咽若此者非周之方叔唐之郭汾陽宋之韓范者乎而　明興以來先生一人而已

此皆朝野之所得而街談巷誦史官之所得而書且藏之金櫃石室以侍後世者而予之所聞則有衆之所不盡知而難言者予嘗訪先生密友及二三長老輩大較謂先生初被逆瑾之讒而罷也瑾是時擧廢大臣威行宫府　中朝已伏於積薪之下矣而火之及燃特旦暮耳先生方同中官張永勒兵慶藩奏凱天子外挾殊賞之功內遭中覆之讒千里遥制授計於永內發瑾奸事若雷掣及武皇帝末年一二貴倖熒惑乘輿略遊江淮以南歷金陵僉京口中外喧吻議且入浙幸而就先生

第杯酒勸諍復　宮之日甫及宴駕嗚呼此兩者
先生不以言於人而寔挽　國家如綫之危於呼
吸指顧之間者也　朝廷不得而賞鄉士大夫亦
不得而言向微先生則永殆就釜之魚爾先發者
及假令永能自爲之何以不蚤計於同惟席寵之
時而反發奸於孤臣獻俘之日是可驗也　武
皇帝南遊去浙僅數百里其左右嬪御以下酣心
於西湖歌舞者若醉若翔矣又何以及江而返假
令不返會先帝野崩朝議未定　國家事又何能
種種如今日耶嗚呼先生之功亦奇矣然而身歿

十五年於此削爵故里獨不得蒙故宰相葬祭賻
諡如例其子孫又以他沮不敢言嗚呼悲乎予聞
嘗痛故兵部尚書王公功德不在方叔汾陽韓范
下而死之日竟奪其爵時先生方位首相予甚惑
焉未幾先生以閒去位不得服故爵以死而海內
人士亦卒無一人爲先生言之者嗚呼若兩公者
生若太山而死若秋露者已命也夫命也夫邇年
以來北虜數寇　朝廷思起先生於九原之下而
不可復得矣予故悲酸憑涕不能自已遣縣吏茡
某奠墓而告之以所欲云予知之先生知之四海

之士其得而聞且痛之否耶尚饗

祭甬川先生文

嗚呼語云歲在龍蛇賢人嗟今　皇帝二十四年甲辰先生廼死豈其驗耶先生之於道也若饑者之於菽粟寒者之於衣帛不茍同以詭衆不餙異以矯物其立朝也內無私交外無謁客故位爲兩制爵至上大夫矣而蕭然若處士門墻之擔圭剖符散列省署者幾千人矣而孑然若獨立其與人遊也質式金玉度諧琴瑟邇之無昵遠之無拂未嘗急人爽也而亦未嘗尼人於險不令人黨同

而譽亦不令人背公而嫉斯固撓之不濁澄之不
清邦之老成人寔維典刑者也嗚呼而今安在哉
以先生之道遊於今之世譬之方舟而行江河嘗
亦未適薄附日月遹位顯施也然四海之士宗之
者如龜龍就之者若日星以爲幽人之托蘭茝非
所以利其衣被而飲食之也然無之則不可以居
室矣君子之託善人非所以利其支巔而膏膚也
然無之則不可以爲國矣先生之於　國家譬之
芳杜之處江湄也縱不及擅爵　廟堂噴薄風雲
獨不可以優游士林領袖善類乎哉嗚呼而今也

則亡之矣其等先生門下士也方先生之存也固不敢以私請先生之門故於其沒而祭也亦不敢以私哭先生於宿草之原其上也爲天下慟而其下也爲士庶悲尚饗

祭菁陽夫人文

嗚呼客有傳夫人之訃於金陵予聞而痛然不能哭也哭必卽位友之母古無設位也雖然予嘗見事夫人之伯子艮弟事夫人之中子蒙非今之人所稱執友也而艮與蒙許之然則予於夫人有猶母之義也予不敢設位哭南望吳山川雲霧之間

能無憑而涕洟乎哉特千里遣吏賫酒一卣芻一束于不及郎位尚夫人之魂無不之乎也山川雲霧之間必有憑而于嘗者尚饗

祭趙夫人文

嗚呼婦人女子之所將者非其刺紉烹飪之細則其琚瑀璜珩之儀故唯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者之所弔而悲苟其幸而盛美完福非託身於君子與其來嗣者之賢哲也則雖行若瓊玫其生也蕣華其歿也露晞嗚呼若夫人者吾不得而聞其壼饋之詳也獨問

嘗從大洲先生遊天下之士方推附之者如孟軻揚雄固道之必行於其妻退見伯子其氣翩翩蓋所謂凌風之鵠千里之駃騠也他日嘗讀先生之書而録滂毋於儒帷嗚呼夫人可謂福美之俱者也胡爲乎天奪其筴令中路而遽摧豈物今不齊月令恒虧歸窆蜀山之麓岷江之下百年之後里中學士大夫過其墓宫者必有能指而識曰某太史之夫人於斯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歸惟區區之不滅則黄壤其如携而吾又何欷歔於日月者之齊茂草而俱摧尚饗

祭封侍御魏公文

嗚呼哀哉聞公之變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吾嘗附仲子侍御君通籍於　天子承明之庭今世所稱千里伯仲兄弟之間而公於吾先君子吾兩人者所猶父而推事之者也然而侍御君分祿以鼎食我公者十年於此猶以不逮奉養爲號而況吾不能一日菽水之懽侍御君請

天子之恩以其所貴貴公以其所衣冠於日月之際者衣公爲之表其閒與生壙者累矣猶以不能寵澤爲號而況吾先君布衣而沒也至今霜露於

叢棘茂草之間所以題其墓而識其處者猶待曰
處士之阡蓋天之所以福壽乎人者或與或不與
而人子之所以不忍死其親者則雖日承之以九
鼎貽之以百年也猶同歸於涕洟而悲酸嗚呼哀
哉聞公之變吾安得不憑公之棺而哭之悲也乎
公雖逝矣然侍御君之所以入匡 天子而出
巡郡縣者聲施若雲流而爵位若霧馳也則所以
寵褎泉室而焜燿蒿里者方如日之升如川之至
又何槩槩於幽明之隔而欷歔爲謹饌蘋藻觴而
告之脫遇先靈於九原也幸分厄而語曰若子方

謫宦於吾鄉洛河漳水之陂嗚呼哀哉尚饗

祭戚南玄先生文

嗚呼悲哉於維我公邦國國之禎誰謂一蹶遽隕其生方在諫垣皎若日星入決大議一言定傾公卿望塵呼爲隼鷹出領士林帷顏犇曾一時賢人游揚令名譬彼黃鳥嚶嚶和鳴當是之時軼才前代聲如陳遵器如郭泰有識者云假公柄位或專節鉞開府塞外叱咤風雲千里沛艾或引當塗推轂善類排棼解糾緩急攸賴惜哉不偶一黜 中朝棄檄來歸於焉逍遙鷹書數聞江漢寂寥繇無

鉅人起廢拔茅十年不復遂老林皐嗚呼悲哉公自解官言臥田間課兒講業澹然故吾四方同志千里命車山陰汝中豫章達夫或遵秣陵或合匡廬開襟玄覽游情太初當是之時風槩四矚隋之河汾宋之白鹿忽焉訃聞道壞梁木縉紳之間相與匍匐貽書投弔設位而哭嗚呼悲哉況予束髮從游公門習教有年服恩殊深何以啣報五內痛酸告公之子枚公遺文乞銘仁賢葬之名山告公之鄉録公令聞沒而祠祉則有司存嗚呼悲哉予由嶺徼爰赴滁陽生芻一束奠之中堂凄凄朔風

我心則傷神其有知來格來翔尚饗

祭朱九疑年兄文

嗚呼始予之舉於鄉在武林惟公輩凡八人已而予罷官來歸其所夢與思半屬西湖煙水之深也然遊名山水非多賓客無以爲歡非里之生平故知無以托其載酒與社而吟當是時程萍鄉公早沒馮按察王廉洲張大理張太宰陳方伯諸公僉宦遊於外載酒過西湖與予朝而出暮而還獨高光州與公兩人在也未幾馮按察沒王廉洲張大理則又相繼沒光州公始及築大雅堂於西湖之

北爲社遊時載酒分曹賦詩屬予記盟曰詩不成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氷雪無返興不盡無返甚洽也時張太宰公間從從中丞歸閩光州公勝事亦買山於其麓然未及繕園林亭榭以出公獨軒然別築西湖之南公之與故豪囊故多金一時園林亭榭之勝最西湖然未幾光州公則又沒家且散而曩所爲大雅堂已他屬矣予引舠過之按故所碑誌苔蝕蘚剝不可讀未嘗不喟欷太息爲之泫然泣下而霑襟也然猶謂公尚在而陳方伯亦上書乞山歸公雖病足痱倘許倣陶元亮籃

輿故事猶及吾兩三人時時載酒與俱也今竟
在哉太宰公掌南院時子嘗過其所買山處携
招之且謂輞川鹿柴多佳麗爾惜也王右丞未還
也今太宰公方貴近日月之際其所買山不知及
爲園林亭榭否即及園林亭榭吾又不知能遲久
其筭相携遊否嗟乎西湖之泉聲山色猶故也西
湖之青莎碧桃紅蕖綠柳其所縮夏秋引簫鼓以
侑客者猶時時不乏絕也而公輩已皆物化矣予
與張太宰陳方伯輩落落然將旦之星其及招公
之魂與之賦些、其中乎公且朝猿之與吟而暮鶴

之與飛其及往來西湖與否吾皆不能知吾又焉能獨携杖屨過公申蘘光州詩社故盟相與宴酣淋漓乎嗟乎豈古語所稱天地爲逆旅古今爲瞬息生固當爲歡而沒固不足悲乎抑亦其生也特車騶之過隙而不復留其沒也亦髑髏之自以爲勝南面而王而不復返者乎嗚呼投以生芻酹以酒吾弔公以所云公能知而報之否

祭許茗山文

嗚呼惟公之文章與聲詩兮上者揆藻於班掾下者沿響於杜甫惟公之吏才與宦業兮所至惠施

或感乎畏壘而其威名卒不假乎縄斧世皆鸚鵡之以羽毛自矜兮而公則譬彼文豹幽然霧隱乎南山之隅世皆干將之以銛鍔自利兮而公則譬彼芳杜泠然露搴乎秋江之渚故當其釋褐兮人士讀其應詔諸什竊擬枚臯待從漢庭矣然而俄焉以之出佩乎專城之組及其待次郎署兮人士占其連跡中貴將謂賈生超遷大夫矣然而久之始剖符乎蜀徼之土或南入乎象郡百粤之地或北涉乎遼陽紫塞之岵戎崇岡而站鳶之所與遊或深箐而椎髻之所與伍或依水草以飲馬或囊

冰精以覘虜世皆擇善地以徜徉而公獨頹然其拙也徘徊容與惟梗之飄而翳之萎無復計乎室人之交徧謫我嗚呼以三十餘年之間而水陸之走不知其幾萬餘里叶公之行則質以潔兮故不辭乎險阻公之心則澹以遠兮寧太息乎今古聞中　朝行且待之以卿寺之署兮庶幾乎漢人積薪之喻又何以杳然雲逝兮竟不能遲乎　天子璽書之顧已焉哉天寔為之謂之何哉嗟嗟中郎孰為釋誨嗟嗟子雲孰為解嘲世之王公大人雖不能引籍譽望位公以霄漢日月之際而今之

博士弟子猶當誄次其行鄉大夫之後薦之以溪澗沼沚之毛其輩生也同井仕也同朝以詩以酒以翱以翔怨幽明之既隔悵典刑其不恌酬樽罍兮泉咽望九原兮雲遼

祭廖邑諭文

公抱牒而教我邑兮猶未踰乎朞年何羣弟之嚮風而懷誼兮將腸饑而腎剸咸謂公之貧且骨立兮或探囊而無一錢日啜粥而爨馬矢兮顧官舍其罄懸然而闖帷中之饑且寒兮輒割俸以涕漣壯無婚而沒無殮兮赴溺者之投瓠於淵其或窘

於里之賦訟兮躬爲請之有司而乞憐故庠序之
弦歌而遊從兮譬若父子骨肉之間傳記所稱師
與保兮仗大義而兩兼閒過我而論襟兮泝安定
先生以別傳數請予文以投贈兮將攬帯而爲同
心之言豈謂一病而隕兮遽閟景於重泉嗚呼直
木伐兮甘井竭哲人逝兮我心割嗟黃鵠兮垂翅
歸嗟駃驥兮中道蹶遺幼稚兮誰爲攜散圖書兮
誰爲簽扶旅櫬兮返故丘楚水淼兮吳關絕予投
草以臨吊兮助諸生之泣血續宋玉之悲秋兮賦
中情其嗚咽尚饗

祭唐姑文

嗚呼吾姑兮予少及見其奔由閨闥以抗門戶兮犖犖然守城陴而捍决堤內之米鹽與醬醢兮外之士化與分畦金聽中饋以盈縮兮繄夫君之所不知數脫簪珥佐之出遊兮稍稍以明經而聲馳惜也數奇不第兮抑得貢爲博士於其時罷官來歸兮頭白而衰猶以諸子瓜分而羨頡兮歲膳其所不支顧中夜之霜飛兮躬機杼其在帷共女奴以分功兮聊卒歲以自持釜或槃兮瓶且羸形與影兮酸且悲嗚呼吾父兮予少舉進士而輒摧姑

數携我以飲泣兮今且餘三紀于兹仲父以下僉
零落兮猶幸姑之壽康而期頤豈謂今僉沒兮渺
電驅其不可追慘莫慘兮骨肉離痛莫痛兮生死
岐莫以寸漿兮哭以蕪辭中心若割兮神其疇依
尚饗

祭蔡白石先生文

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之沒也姻友芣坤千里
使遂櫬于江其返也哭之郊又四越月始爲牲醑
祭之于其殯宮而告之曰嗚呼卞之山猶千仞其
雲峙兮而公何以遽隕其刑若之水猶百里其東

注兮而公何以獨闕其靈方其弱冠入　朝游揚
令名人皆以爲上視孔融下薄禰衡予獨謂文章
者特公之羽毛耳而其中之所獨當有守神之寂
而味道之精及其待次郎署出守南衡人皆以爲
澹泊楊雲風流文翁也而予抑謂宦遊者特公之
朝夕耳其終身之所要當有竹帛之書而鼎彛之
銘中外之士卜公爲儒林之著蔡邦家之柱石也
胡爲乎俄拜司馬郎徙陪京倏焉日曜倏焉露零
訃之所至海内縉紳大夫無不設位而哭雖幽人
騷客猶相與貽書走吊而誄且銘况予固連葭之

姻縉帶之朋痛五內之若劘嗟奚能以爲情公之閫帷甫弇數月公之嗣子僅屬六齡賓客既散門戶漸傾支畜不屬奴僕如颺安得不邅棺而慟出涕霑纓嗚呼題公之墓收公之遺文百世之下不忍使之零落而崩墜者吾輩一二知已之所同盟乞贈謚於朝祠春秋於鄉所謂有司之存昭然公議與典刑也又何俟於予之憤咽之填膺嗚呼山暮兮雲紫川暝兮煙凝瞻九原其不作兮孰冠裳乎音聲尚饗

祭張縣尉文

嗚呼哀哉公起刀筆以無害稱及尉我邑以行能名謹爾筦鑰守爾矩繩三年以來政有餘聲胡病斯遘倏若遠行井里走哭流涕塡膺嗚呼哀哉猶幸賢令脫驂以賻殯殮含琄一一善護猶幸故鄉毋閒道路五湖錯壤一航可渡返爾素旌歸爾玄墓奠以生芻我悰靡愬嗚呼哀哉

祭董宜人文

維萬曆五年十二月七日眷末茅某闇誥封董宜人之殯將厝之姑蘇山之麓也適臥疽瘍不能執紼遣其二子積與縉會葬祭而告之曰嗚呼哀哉

予也少嘗兄事宗伯列昆弟兮婦也亦及嫂事母
夫人列娣姒兮有女曰仲緊娶其子兮葭莩之托
百歲維祺兮豈謂中蹶母忽逝兮未及于歸簪珥
靡侍兮矧其變也客京師兮予也宦遊河魏不能
以千里伏棺而號屍兮其葬也五湖之北兮予也
抱殤以臥又特嚮朔風瞻素旌黯然魂銷而涕洟
嗚呼哀哉竊惟宗伯位三事兮按國之制將以請
之中朝下祠臣遣都官以會葬者胡爲乎空山之
泬寥衰草之淒其然而異日者　聖天子之復
以故爵追之卹典也斯固朝野之公議縉紳之屬

望而予何淶淶于其悲況埒也鸞翔而鵠峙兮已
及擢之京帷甥也龍驤而驥躍兮又將步武而前
隨嗚呼哀哉惟母後裔兮繩繩乎玉爲葉瓊爲枝
維母流慶兮山之潤而淵之輝予也束之以生芻
酹之以雲罍倘環珮其來翔兮庶不負乎猿鶴之
鳴且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譚司馬文

嗚呼世或有連翮之鵾鵬矣然而其一則垂翅來
歸也其一則凌風而飛所當薄日月拂雲霓數爲
顧影而徘徊抑或有金足之騄驥矣然而其一則

伏櫪以嘶也其一則絕塵而馳所當汗赤血歷紫塞數爲銜勒而棲遲此於其中固有兩相推輓而兩相棨歛者能不悲哉能不悲哉方東吾先生之携公而教我湖也公始垂髫予已中第公固美予以脫頴而出予亦奇公以處囊之異道固琴瑟誼亦兄弟也已而予由吏部左遷陪京公亦釋褐連珮承明或載酒於燕磯之渚或尋芳於牛首之亭公數白眼睥睨當世予亦岸幘臨流濯纓公毎疑予以荀爽予亦美公以李膺也當是時予頗托文章以自娛公獨抱道經而長嘯舞也按節歌也同

調豈謂中道踣頓分袂翾飛予以忤世奪官來歸公數移書願爲拂衣事雖不偶心寔相依嘉靖乙卯公守天台海夷內訌將士數摧公抱牒而督戰首擐甲而揚麾斬馘且千封爲京觀公之威名遂擅東南予也遇公西湖拍手笑言予間許公以魏尚之假節雲中而公亦憐予以李廣之歸臥藍田也由茲以還天子嘉功賜之斧鉞出將元戎始則閩海再則粵中戰士解甲蠻夷讋風　肅皇帝且不忍伏波之久羈銅柱而或慮烽燧之數通甘泉也於是乎檄召南州出總遼薊公也內挑六郡

良家之士以充佽飛外渡盧龍漁陽之塞以善亭隧氈裘喪膽胡馬奪氣公於是時盛爲聲施建殊動於萬里之外而予且不免枯槁思息機于漢陰之墟也久矣及　穆宗皇帝末年公病來歸也偶晤金焦前問邊陲公且點頭謂我可爲大都公一馳驅則一引顧其所追我於垂髫而思以共功於春路者固耿耿也嗚呼司馬還朝巳越六禩天子方倚公爲山甫而公也遂棄我而仙逝哲人既萎泰山且頹能不悲哉嗚呼公之年邇六十矣而予獨謂公沒猶賚志公之位爲樞筦矣而予獨

謂公材不盡施何者君相之知方殷而中外猶多可慮也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能不悲哉能不悲哉訃聞之日　天子輟朝特勑侍臣遠護靈旐贈官賜謚寵冠百僚給以秘器葬之江皐嗚呼功震朔南威播華夷生爲柱國没垂鼎彝所憾者公特多中閨之秀屬𥗽之兒其始也予不能不爲天下慟而其終也予亦不能不爲一人私臨風展奠潸然涕洟酹以所云知兮不知尚饗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嗚呼公之吏業之在餘姚兮於今猶畏壘之於庚桑公之直聲之在朝廷兮於今猶鳳鳴之於朝陽方其畏瘠瘵而戍塞垣兮將矯然與日月爭光流離困踣者二十年于茲遲白首而始還故鄉嗟乎穆皇帝之御極而簡召也即古者之顯忠而遂良蓋以漢之祭酒魏之侍中而懸山斗之望兮公何以遽爲拂衣以歸也釣五湖樵洞庭籜冠竹杖而徜徉公雖位不副其德沒則道猶耿其光于也少從省闈兮公嘗覽睹其文章待之國士兮而脫頡於其襄語所謂死生而骨肉兮豈衰颯之敢忘嗚

呼大石之山兮弓劒其藏束以生芻兮酹以漿予也顧瞻兮涕徬徨古人不云乎先生之風山高而水長尚饗

祭沈鐵山文

嗚呼公何以遽有此阨邪始予以幼兒國紀請婚門下也葢附先大夫意使公通籍承明以來四十餘年于玆數睹先大夫務長厚言不出口恂恂然篤行君子也已而又聞公復世先大夫之教以教諸公子諸公子鸞翔而鵠峙翩翩翩然蔑石氏之遺也予年且近七十矣恐一旦露零塡溝壑則予雖

亦及教兒兒獲托門下館甥列猶當席公教也予
雖不及手授之詩書而公必携其所以授之諸公
子者以分督之也豈謂予猶在而公忽仙逝耶予
之兒暨公之女甫八齡公不能遲其算以待女之
嫁予又焉能遲其算以待兒之婚耶或謂天地間
壽與促事固不可知然予長公一歲公且若此而
予又安能以長公者而獨留人世也問嘗辱公携
吾兒愛其頴異然憐予衰又自憐其衰且謂曰郎
婣予兩人不能如向平畢若婚與嫁予諸子固當
無貧也然請婚後適長公暨季公並第進士不知

公於諸公子比肩過庭時聞及携所面許我父子者畫一口授否公口授與否亐皆不能知然聞先大夫長厚之風累世矣諸公子當必推公所飮恨於九原者而爲畢婚若嫁也嗚呼哀哉公巳騎箕尾而羽化亐獨臥林皐而浮蹤曩所共公嘯歌而戛金石拊絲桐者今已卜爲再生之事所共公宴遊而醉泉石臥薜蘿且終焉當如隔世之逢嗚呼哀哉束生芻兮挹酒漿投吊草兮裂肾腸神其監兮來翱翔亐慟哭兮涕潸裳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沈鐵山文

嗚呼啓殯車兮今之夕遲白馬兮情何戚躬執紼兮路之側葬名山兮百年隔薤露歌兮山陽笛悲西風兮慘白日兒嚎咕兮女嚎恤慘裂腸兮痛切骨挂佩劒兮心惻惻睇青草兮多太息挹斗漿兮神來格尚饗

祭俞處士文

嗚呼翁之臥病垂三十年唾壺一枝挂之榻前心如逃虛貌如枯䆉客間過之擁衾無言類漢三老類漢獨行左芥右繩不紱不競族黨之間習服其正僮奴以下恪守家令孝悌力田名盍里中有司

移檄飲之學宮已而奉　詔表貞垣墉寵之冠[illegible]
比古素封有子汝彝侍疾不離寢膳杖履偏傳擕
持遺矢與溺旦暮必隨一家之内子孝父慈子遊
釣臺弁訪宅里翁且下榻被兩童子稽首再拜披
髮垂耳請予書墓以慰没齒予嘉翁誼輒書以上
豈謂未幾翁隨以喪巷不爲歌杵不爲相况予執
友能無悽愴南望雲山桐江之濵不能憑棺嚮風
而哭千里走使生芻一束神其有知鑒我心曲

弔林子文

嘉靖戊戌六月十有六日　明進士林子懋植卒

同年孝廉聞之泫然流涕曰嗚呼悲哉林子之亡也有餘者才未竟者志才餘命短志偶神逝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昔三閭沉而宋玉招魂於巫陽仲宣卒而陳王願要於天路豈不知終始者萬物之大歸天地者羣生之總寄顧謬志乎幽明之期與嗟於杳冥之地蓋以戀景者嬰毀而儀像於目娛聲者節逝而流音於耳此其仁人之没行路所以興涕而哲士之亡知巳爲之述哀故也况林子膚質金相藻思神授方其埀髫弄翰踦視左思弱冠蜚聲步範相如年未涉乎二十名巳貴于

天子創跡海曲　帝里一時縉紳先生沿風繼
聲策名歘交踐朱轂者願結駟而托后乘飛華蓋
者願附鶴而追青雲甚且荀氏懷喜御之風子長
抱執鞭之嘆亦可謂卓犖人士而昭曠四海者已
爰考其表繹志卜夏遴友原憲容與道德琢磨仁
義言不出口行不勝履望之者羨凌風之鸞覩之
者搆餐霞之思如川斯映如淵斯止翹若禰生之
賦鸚鵡王勃之撰滕閣則又英年之氣雖均而林
修之素允愧者也豈可同年而語哉何長志屈于
短筭遐軌絶於窮路物雖猶存人已云逝坤痛九

原之不作感百年之無期竊附國子之悲罕生賈
誼之哭屈原原廼爲文以弔之庶幾耿幽光於將來
託遺悼於後世云爾其辭曰嗟堪輿之孝造兮何
哲士之云生孽惟岳氣之朝降兮夕焉遊蔽其靈
鳳凰遊于仞而不出兮朱草猶閟其蕤曾賢智之
寡昧兮遘陽九而瘼夷夫繄來之如寄兮倏爾去
而若遺豈厭世之混濁兮總雲路而高飛驅望而
屬豐隆兮將翱翔乎帝鄉鬱余攀神鑾之不逮兮
徒聘瞻乎四方我歷帝閽而上告兮司命若降而
在下鑒余衷之旁皇兮曰吾嘗具誠夫汝虬枝可

以俟輪轅兮直木固先撄夫斧斤也豫章可以冒霜霰兮繁花不崇朝而委傷也嬴氏則延兮顏淵則夭兹固大化之推遷兮伊胡俱松喬而壽考亂曰已矣哉高陵爲墜兮日月有蝕兮吁嗟昊天之不弔兮數之坎坎兮魂之魂兮胡不歸我將瞻依兮亦孔之悲